



官常典第六百三十三卷

州牧部名臣列傳二

宋 檀和之

按廣東通志和之高平金鄉人父憑積有軍功和之智略尤著文帝嘗稱其有將才元嘉二十年冬詔以和之爲交州刺史洎交留意足民乃更練武會林邑王陽邁寇盜不已文帝以和之爲龍驤將軍領交廣兵及振武將軍宗慤伐之和之遣司馬蕭景憲爲前鋒陽邁聞之懼欲輸金一萬斤銀十萬斤銅三十萬斤還所略日南戶其大臣毒僧達諫止之乃遣大师范扶龍戍其北界區粟城景憲攻城克之乘勝入象浦陽邁以具裝被象來拒慤制獅之形禦之象果驚奔遂克林邑陽邁父子並挺身逃奔獲其珍異皆是未名之寶又銷其金人得黃金數十萬斤和之旣克遠彝益自謙慎以餘財頒及交廣軍士捷聞召還以功封雲杜縣子景憲代刺史交州卒追贈左將軍謚曰襄

南齊 王元邈

按南齊書本傳元邈字彥遠昇明中太祖引爲驃騎司馬出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建元元年李烏奴

作亂襲州城設伏擊破之太祖聞之曰元邈果不負吾

梁 安城康王秀

按梁書本傳秀字彥達太祖第七子也高祖以秀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輔國將軍天監元年進號征南將軍封安成郡王邑二千戶京口自崔慧景作亂累被兵革民戶流散秀招懷撫納惠愛大行仍值年饑以私財贍百姓所濟活甚多六年出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將發主者求堅船以爲齋舫秀曰吾豈愛財而不愛士乃教所由以牢者給參佐下者載齋物旣而遭風齋舫遂破及至州聞前刺史取徵士陶潛曾孫爲里司秀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世卽日辟爲西曹時盛夏水泛長津梁斷絕外司請依舊僦度收其價直秀教曰刺史不德水潦爲患可利之乎給船而已七年遭慈母陳太妃憂詔起視事尋遷都督荆湘雍益寧南北梁秦州九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其年遷號安西將軍立學校招隱逸下教曰夫鶉火之禽不匿影於丹山昭華之寶乍耀采於藍田是以江漢有濯纓之歌空谷著來思之詠弘風闡道靡不由茲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竝脫落風塵高蹈其事兩韓之孝友純

深庾郭之形骸枯槁或橡飯菁羹惟日不足或葭牆艾席樂在其中昔伯武貞堅就仕河內史雲孤
劬屈志陳留豈曰場苗實惟攻玉可加引辟并遣喻意既同魏侯致禮之請庶無辟疆三緘之歎是
歲魏懸弧城民反殺豫州刺史司馬悅引司州刺史馬仙琕仙琕籤荊州求應赴衆咸謂宜待臺報
秀曰彼待我而爲援援之宜速待勅雖舊非應急也卽遣兵赴之先是巴陵馬營蠻爲緣江寇害後
軍司馬高江產以郢州軍伐之不尅江產死之蠻遂盛秀遣防閣文熾率衆討之燔其林木絕其蹊
逕蠻失其嶮碁歲而江路清於是州境盜賊遂絕及沮水暴長頗敗民田秀以穀二萬斛贍之使長
史蕭琛簡府州貧老軍丁吏一日散遣五百餘人百姓甚悅十一年徵爲侍中中衛將軍領宗正卿
石頭戍事十三年復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郢司霍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郢州當
涂爲劇地百姓貧至以婦人供役其弊如此秀至鎮務安之主者或求召吏秀曰不識救弊之術此
州凋殘不可擾也於是務存約己省去遊費百姓安堵境內晏然先是夏口常爲兵衝露骸積骨於
黃鶴樓下秀祭而埋之一夜夢數百人拜謝而去每冬月常作襦袴以賜凍者時司州叛蠻田魯生
弟魯賢超秀據蒙籠來降高祖以魯生爲北司州刺史魯賢北豫州刺史超秀定州刺史爲北境捍

敬而魯生超秀互相讒毀有去就心秀撫諭懷納各得其用當時賴之十六年遷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鎮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便道之鎮十七年春行至竟陵之石梵薨時年四十四高祖聞之甚痛悼焉遣皇子南康王績緣道迎候初秀之西也郢州民相送出境問其疾百姓商賈咸爲請命既薨四州民裂裳爲白帽哀哭而去喪至京師高祖使使冊贈侍中司空諡曰康

始興忠武王憺

按梁書本傳憺字僧達太祖第十一子也和帝將發江陵詔以憺爲使持節都督荆湘益寧南北秦六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未拜天監元年加安西將軍都督刺史如故封始興郡王食邑三千戶時軍旅之後公私空乏憺厲精爲治廣闢屯田減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窮困民甚安之憺自以少年始居重任思欲開導物情乃謂佐吏曰政之不臧士君子所宜共惜言可用用之可也如不用於我何傷吾開懷矣爾其無吝於是小人知恩而君子盡意民辭訟者皆立前待符教決於俄頃曹無留事下無滯獄民益悅焉六年州大水江溢隄壞憺親率府將吏冒雨賦丈尺築治之雨

盛水壯衆皆恐或請檐避焉檐曰王尊尙欲身塞河堤我獨何心以免乃刑白馬祭江神俄而水退堤立邠州在南岸數口家見水長驚走登屋緣樹檐募人救之一口賞一萬估客數十人應募救焉州民乃以免又分遣行諸郡遭水死者給棺槨失田者與糧種是歲嘉禾生於州界吏民歸美檐謙讓不受七年慈母陳太妃薨水漿不入口六日居喪過禮高祖優詔勉之使攝州任是冬詔徵以本號還朝民爲之歌曰始興王民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八年爲平北將軍護軍將軍領石頭戍事尋遷中軍將軍中書令俄領衛尉卿檐性勞謙降意接士常與賓客連榻而坐時論稱之是秋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九年春遷都督益寧南梁南北秦洮六州諸軍事鎮西將軍益州刺史開立學校勸課就業遣子映親受經焉由是多向方者時魏襲巴南西圍南安安太守垣季珪堅壁固守檐遣軍救之魏人退走所收器械甚衆十四年遷都督荆湘雍寧南梁南北秦七州諸軍事鎮右將軍荊州刺史同母兄安成王秀將之雍州薨於道檐聞喪自投於地席蒙哭泣不飲不食者數日傾財產賻送部伍小大皆取足焉天下稱其悌十八年徵爲侍中中撫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軍將軍普通三年十一月薨年四十五

追贈侍中司徒驃騎將軍諡曰忠武

劉坦

按梁書本傳坦字德度南陽安衆人也齊建元時輔國將軍楊公則爲湘州刺史帥師赴夏口西朝議行州事者坦謂衆曰湘境人情易擾難信若專用武士則百姓畏侵漁若遣文人則威略不振必欲鎮靜一州城軍民足食則無踰老臣先零之役竊以自許遂從之乃除輔國長史長沙太守行湘州事坦嘗在湘州多舊恩道迎者甚衆下車簡選堪事吏分詣十郡悉發人丁運租米三十餘萬斛致之義師資糧用給時東昏遣安成太守劉希祖破西臺所選太守范僧簡於平都希祖移檄湘部於是始興內史王僧粲應之邵陵人逐其內史褚洊永陽人周暉起兵攻始安郡並應僧粲桂陽人邵曇弄鄧道介報復私讎因合黨亦同焉僧粲自號平西將軍湘州刺史以永陽人周舒爲謀主師於建寧自是湘部諸郡悉皆蜂起惟臨湘湘陰瀏陽羅四縣猶全州人咸欲汎舟逃走坦悉聚船焚之遣將尹法略距僧粲相持未決前相州鎮軍鍾元紹潛謀應僧粲要結士庶數百人皆連名定計刻日反州城坦聞其謀僞爲不知因理訟至夜而城門遂不閉以疑之元紹未及發明旦詣坦問其

故坦久留與語密遣親兵收其家書元紹在坐未起而收兵已報具得其文書本末元紹卽首伏於坐斬之焚其文書其餘黨悉無所問衆愧且服州部遂安法略與僧粲相持累月建康城平公則還州羣賊始散天監初論功封荔浦縣男邑三百戶遷平西司馬新興太守天監三年遷西中郎卒時年六十二

劉秀之

按陝西通志秀之字道寶東莞莒人爲梁南秦二州刺史漢川饑饉秀之躬自儉約先是漢川以絹爲貨秀之限令用錢百姓便之其後大舉北伐秀之節制諸軍震蕩沔隴遷益州刺史爲治整肅以身率下遠近安悅折留俸祿二百八十萬付梁州鎮軍此外蕭然

張纘

按梁書本傳纘字伯緒年十七眉目疎朗神彩爽發高祖異之大同九年遷爲使持節都督湘桂東寧二州諸軍事湘州刺史至州停遣十郡慰勞解放老疾吏役及關市戍邏先所防人一皆省併州界零陵衡陽等郡有莫徭蠻者依山險爲居歷政不賓服因此向化益陽縣人作田二頃皆異畝同

穎纘在政四年流人自歸戶口增益十餘萬州境大安

徐文盛

按梁書本傳文盛字道茂彭城人梁大同末爲寧州刺史先是州在僻遠所管羣蠻不識教義貪欲財賄劫篡相尋前後刺史莫能制文盛推心撫慰示以威德夷獠感之風俗遂改太清二年聞國難乃召募數萬人來赴世祖嘉之以爲秦州刺史

北魏一 于栗磳

按魏書本傳栗磳代人永興中遷豫州刺史洛陽雖歷代所都久爲邊裔城闕蕭條野無烟火栗磳刊闢榛荒勞來安集德刑旣設甚得百姓之心太宗南幸盟律謂栗磳曰河可橋乎栗磳曰杜預造橋遺事可想乃編次大船構橋於冶坂六軍旣濟帝深歎美之

寇讚

按魏書本傳讚字奉國上谷人少以清素知名韋華爲馮翊太守召爲功曹後除襄邑令姚泓滅秦雍人千有餘家推讚爲主歸順拜綏遠將軍魏郡太守其後秦雍之民來奔河南滎陽河內者戶至

萬數拜讚安遠將軍南雍州刺史軹縣侯治於洛陽立雍州之郡縣以撫之由是流民襁負自達而至三倍於前賜讚爵河南公加安南將軍領護南蠻校尉仍刺史分洛豫二州之僑郡以益之讚在州十七年甚獲公私之譽年老表求致仕真君九年卒年八十六諡曰宣穆長子元寶襲爵爲豫州別駕興安元年卒贈安南將軍豫州刺史子祖襲爵高祖時爲安南將軍東徐州刺史卒

薛野賭

按魏書本傳野賭代人也好學善射高宗初召補羽林遷給事中典民籍事校計戶口號爲稱職賜爵順陽子和平中除平南將軍并州刺史進爵河東公轉太州刺史在治有聲卒年六十一贈散騎常侍大將軍并州刺史諡曰簡

韓麒麟

按魏書本傳麒麟昌黎棘城人也幼而好學美姿容善騎射恭宗監國爲東曹主書高宗卽位賜爵魯陽男加伏波將軍後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進攻升城師人多傷及城潰白曜將坑之麒麟諫曰今始踐僞境方圖進取宜寬威厚惠以示賊人此韓信降范陽之計勦敵在前而便坑其衆恐自此

以東將人各爲守攻之難尅日久師老外民乘之以生變故則三齊未易圖也白曜從之皆令復業齊人大悅後白曜表麒麟爲冠軍將軍與房法壽對爲冀州刺史白曜攻東陽麒麟上義租六十萬斛并攻戰器械於是軍資無乏高祖時拜給事黃門侍郎乘傳招慰徐兗叛民歸順者四千餘家尋除冠軍將軍齊州刺史假魏昌侯麒麟在官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說麒麟曰明公仗節方夏而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刑罰所以止惡蓋不得已而用之今民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慙懼而退麒麟以新附之人未階臺宦士人沈抑乃表曰齊土自屬僞方歷載久遠舊州府寮動有數百自皇威開被并職從省守宰闕任不聽士人監督竊惟新人未階朝宦州郡肩任甚少沈塞者多願言冠冕輕爲去就愚謂守宰有闕宜推用豪望增置吏員廣延賢喆則華族蒙榮良才獲叙懷德安土庶或在茲朝議從之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饑麒麟表陳時務曰古先哲王經國立治積儲九稔謂之太平故躬籍千畝以勵百姓用能衣食滋茂禮教興行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實百王之常軌爲治之所先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三分居二蓋一夫不耕或受其饑況於今者動以萬計故頃年山東遭水而民有餒

終今秋京都遇旱穀價踊貴實由農人不勸素無儲積故也伏惟陛下天縱欽明道高三五味旦憂勤思恤民敝雖帝虞一日萬幾周文晷不暇食蔑以爲喻上垂覆載之澤下有凍餒之人皆有由司不爲明制長吏不恤其本自承平日久豐稷積年競相矜夸遂成侈俗車服第宅奢僭無限喪葬婚娶爲費實多貴富之家童妾絃服工商之族玉食錦衣農夫餽糟糠蠶婦乏短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饑寒之本實在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爲格式令貴賤有別民歸朴素制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巡行臺使歲一按檢勤相勸課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雖遇災凶免於流亡矣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民爲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十二年春卒於官年五十六遺敕其子殯以素棺事從儉約麒麟立性恭慎恆置律令於坐傍臨終之日唯有俸絹數十匹其清貧如此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燕郡公諡曰康子興宗

源賀

按魏書本傳賀自署河西王禿髮傉檀之子也高宗卽位賀爲冀州刺史上書曰今勅寇遊魂於北狡賊負險於南其在疆場猶須防戍自非大逆赤手殺人之罪其坐贓及盜與過誤之愆應入死者皆可原命謫守邊境是則已斷之體更受全生之恩徭役之家漸蒙休恩之惠刑措之化庶幾在茲高宗納之已後入死者皆恕死徙邊久之謂羣臣曰源賀勸朕宥諸死刑徙充北番諸戍至今一歲所活不少生濟之理旣多邊戍之兵有益卿等人人如賀朕何憂哉顧憶誠言利實廣矣賀之臨州鞠獄以情徭役簡省武邑郡姦人石華告沙門道可與賀謀反有司以聞高宗謂羣臣曰賀誠心事國朕爲卿等保之精加訊檢華果引誣遣使者詔賀曰卿以忠誠款至著自先朝以丹青之潔而受蒼蠅之汙朕登時研檢已加極法故遣宣意其善綏所莅勿以讟謗之言致損慮也顧謂左右曰以賀之忠誠尙致其誣不若是者可無愼乎時考殿最賀治爲第一賜衣馬器物班宣天下

陸猷

按魏書陸俟傳俟長子猷多智有父風高宗見而悅之興安初出爲安南將軍相州刺史爲政清平抑強扶弱州中有德宿老名望重者以友禮待之詢之政事責以方略如此十人號曰十善又簡取

諸縣疆門百餘人以爲耳目於是發奸擿伏事無不驗百姓以爲神明在州七年徵爲散騎常侍民乞留者千餘人顯祖不許謂羣臣曰蔽之善政雖復古人何以加之賜絹五百疋奴婢十口

薛虎子

按魏書薛野賭傳賭子虎子姿貌壯偉明斷有父風年十三入侍高宗太安中遷內行長典奏諸曹事當官正直內外憚之及文明太后臨朝出虎子爲枋頭鎮將虎子素剛簡爲近臣所疾因小過黜爲鎮門士及顯祖南巡詔虎子侍行訪以政事時山東饑饉盜賊競起相州民孫誨等五百餘人稱虎子在鎮之日土境清晏訴乞虎子仍復除枋頭鎮將卽日之任至鎮數州之地姦徒屏跡顯祖璽書慰喻後除平南將軍相州刺史顯祖崩不行太和四年徐州民恆和等叛逆屯於五固詔虎子爲南征都副將與尉元等討平之以本將軍爲彭城鎮將至鎮雅得民和除開府徐州刺史時州鎮戍兵資絹自隨不入公庫任其私用常苦饑寒虎子上表曰臣聞金湯之固非粟不守韓白之勇非糧不戰故自用兵以來莫不先積聚然後圖兼并者也今江左未賓鯨鯢待戮自不委粟彭城以強豐沛將何以拓定江關掃一衡霍竊惟在鎮之兵不減數萬資糧之絹人十二匹卽自隨身用度無準

未及代下不免饑寒論之於公無毫釐之潤語其利私則橫費不足非所謂納民軌度公私相益也
徐州左右水陸壤沃清汴通流足盈激灌其中良田十萬餘頃若以兵絹市牛分減戍卒計其牛數
足得萬頭興力公田必當大獲粟稻一歲之中具給官食半兵糗植餘兵尙衆且耕且守不妨捍邊
一年之收過於十倍之絹暫時之耕足充數載之食於後兵資惟須內庫五稔之後穀帛俱溢匪直
戍士有豐飽之資於國有吞敵之勢昔杜預田宛葉以平吳充國耕西零以強漢臣雖識謝古人任
當邊守庶竭塵露有增山海高祖納之又上疏曰臣聞先王建不易之軌萬代承之聖主垂不刊之
制千載共仰伏惟陛下道洽羣生恩齊造化仁德所覃迹超前哲遠崇古典留意治方革前王之弊
法申當今之宜用定貢賦之輕重均品秩之厚薄庶令百辟足以代耕編戶享其餘畜巍乎煥焉不
可量也臣竊尋居邊之民蒙化日淺戎馬之所資計素微小戶者一丁而已計其徵調之費終歲乃
有七緡去年徵責不備或有貨易田宅質妻賣子呻吟道路不可忍聞今淮南之人思慕聖化延頸
企足十室而九恐聞賦重更懷進退非惟損皇風之盛慮傷慕義之心且臣所居與南連接民情去
就實所諳知特宜寬省以招未至其小郡太守數戶而已一請止六尺絹歲不滿匹既委邊捍取其

必死邀之士重何吝君輕今班制已行布之天下不宜忤冒以亂朝章但猥藉恩私備位蕃岳憂責之地敢不盡言書奏文明太皇太后令曰俸制已行不可以小有不平便虧通式在州戍兵每歲交代虎子必親自勞送喪者給其斂帛州內遭水二麥不收上表請貸民粟民有車牛者求詣東竟給之並如所奏民得安堵高祖曾從容問祕書丞李彪曰卿頻使江南徐州刺史政績何如彪曰綏邊布化甚得其和高祖曰朕亦知之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張攀咸以贓污虎子案之於法安等遣子弟上書誣虎子南通賊虜高祖曰此其妄矣朕度虎子必不然也推案果虛乃下詔曰夫君臣體合則功業可興上下猜懼則治道替矣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張攀咸以貪恠獲罪各遣子弟詣闕告刺史虎子縱民通賊妄稱無端安宜賜死攀及子僧保鞭一百配敦煌安息他生鞭一百可集州官兵民等宣告行決塞彼輕狡之源開此陳力之效在州十一載太和十五年卒年五十一贈散騎常侍鎮南將軍相州刺史諡曰文長子世遵襲爵例降爲侯景明中爲秦州刺史稍遷左將軍年四十二

元禎

按魏書秦明王翰傳翰子儀儀子幹幹子禎通解諸方之語便騎射世祖時爲司衛監高祖初賜晉
沛郡公後拜南豫州刺史太胡山蠻時時鈔掠前後守牧多羈縻而已禎乃設晝召新蔡襄城蠻魁
三十餘人禎盛武裝於州西爲置酒使之觀射先選左右能射者二十餘人禎自發數箭皆中然後
命左右以次而射並先出一囚犯死罪者使服軍衣亦參射限命射不中禎卽責而斬之蠻魁等
伏伎畏威相視股慄又豫教左右取死囚十人皆著蠻衣云是鈔賊禎乃臨坐僞舉目瞻天微有風
動禎謂蠻曰風氣少暴似有鈔賊入境不過十人當在西南五十里許卽命騎追掩果縛送十人禎
告諸蠻曰爾鄉里作賊如此合死以不蠻等皆叩頭曰合萬死禎卽斬之乃遣蠻還并加慰諭諸蠻
大服自是境無暴掠淮南之人相率投附者三千餘家置之城東汝水之側名曰歸義坊初豫州城
豪胡丘生數與外交通及禎爲刺史丘生嘗有犯懷恨圖爲不軌詐以婚進城人告云刺史欲遷城
中大家送之向代共謀翻城城人石道起以事密告禎速掩丘生并諸預謀者禎曰吾不負人人何
以叛但丘生誑誤若卽收掩衆必大懼吾靜以待之不久自當悔服語未訖而城中三百人自縛詣
州門陳丘生誑誑之罪丘生單騎逃走禎恕而不問後徵爲都牧尙書薨贈侍中儀同三司諡簡公